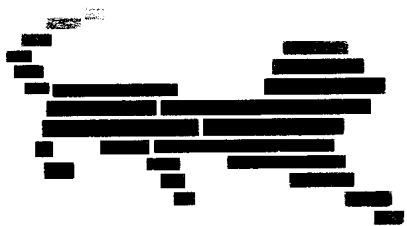


陈思和 著

# 谈虎谈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谈虎谈兔

陈思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谈虎谈兔 / 陈思和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6

ISBN 7-5633-3217-0

I. 谈… II. 陈…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  
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068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z@public.glptt.gx.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7.125 插页: 1 字数: 45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3 000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谈谈虎 谈谈兔(序)

去年是1999年,传媒与商界同时热炒“世纪末”的主题。炒到12月底临近高峰,猛然听说这会儿还不到“世纪末”,新的世纪要到2001年才算起。于是,“世纪末”的话题也变得无趣。虽然今年(2000年)已经过了一半,真正的“世纪末”却不再有人提起,像是小孩子发了一阵“人来疯”感到累了,真该他说话时反而悄然无声。

然而我的编年体文集终于编到头了。记得12年前的1988年是龙年,我编了第一本论文集取名《龙尾集》。后来拖到第二年底才有了正式出版的机会,所以改作《笔走龙蛇》。当时是开玩笑似的设想,如果每隔一两年出版一本自编文集,都取与生肖有关的书名,像集邮一样,待12年过去正好是世纪末,再回到龙年时把自己的书收集起来看看,也是有趣的。但是当时出版环境险恶,学术专著都难以出版,像论文集之类的图书形式就更不容易了。所以,玩笑归玩笑,具体怎么做还是没有把握。但很快,12年真的过去了,世纪末也来临了,我的编年体文集一本一本顺利出版,每一次都遇到好些编辑朋友的支持,而且书也越出越漂亮,直到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郑纳新先生主动提出要出版我的最后一本《谈虎谈兔》。敝帚自珍,我这次特意把这套编年体文集的全部目录和每本书的责任编辑都附录于书后,以表示我对己的珍爱与对人的感谢。

本来还想写几句话。但奇怪得很,12年前,也许是这套书的命运难卜,所以也特别的珍爱,每本书出版时都是又序又跋,热心得

很,现在又回到了龙年,反倒生出了天凉好个秋的感觉,不说也罢。也许读者早已感觉到,近年来我的几本编年体文集的出版,都没有序跋,仅用一篇旧文章作代替,其实也是无话可说的意思。这次还是照着前例,把以前写的一篇文章放在这里,代替说明此时此刻的心情。

## 世纪之交说文学

似乎只有《世纪》杂志还没有忘记“世纪之交”的话题,编辑几次来嘱我对20世纪的文学谈点感想。其实我这十多年来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与这个世纪的文学历史有关,该说的话,或想说的话,早已说过;不该说的话,或还没想出来的话,当然也说不出来。所以能够端出来的总是一些冷饭残羹,自己也不觉得新鲜。至于那文学以外的事情——所谓文化吧,我更不想议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充满浮躁与浅薄,特别是新近添了网络批评、传媒批评等新式武器,处处是兴风作浪之声,仿佛鲁迅当年所说的,旧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又一一重现,到头来谁为鹤谁为蚌还难以猜测,但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的败象已经十分明显了。也许世纪末的文化就是那么一幅令人失望的图像,再多的金钱与策士也无能为力。

这显然涉及建设怎样一种文学环境的问题。记得去年在海南参加了一个《天涯》杂志举行的研讨会,讨论的是“生态与文学”。说到生态环境又必然涉及学术界正在争论的发展与发展主义、东方国家的现代性等让人头疼的问题。现在早已忘得干净。说起来仍感到心神荡漾的,倒是海南岛湿润而清洁的气候与环境,从弥漫噪音与污染的上海来到这里,只觉得进入另一度空间,听说层层绿色屏障后面还住着原始的土著部落,每年春天姑娘们高居路边的竹楼,以歌吸引少年幽会,直到出生第一个孩子,才可论婚嫁。现在旅游者常常能在导游的指点下去

欣赏那些小竹楼。可是我又想起刚刚住过的海口市一家灯红酒绿的大旅店,据说那大堂里曾因为卖春业的泛滥而被人讥称“停机(妓)场”。这也许就是现代化建设中的海南的尴尬,也可能是我今天面对的中国文学的尴尬。这百年来中国文学应和着时代精神的黄钟大吕,也就是现代化的呼唤与追求;但同时,又始终有一种来自被遮蔽的本土的啾啾细声,似春鸟秋虫,应和着生命的自然循环而无关天演大义。平心而论,真是很难轻率地认同哪一种声音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的自由之声。

幸而中国 20 世纪文学有了鲁迅,就如同欧洲的百年文学有了卡夫卡。后者在高度的现代文明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压抑与绝望,而前者,则对本国精英们梦寐以求的西方现代化的样板抱着深深的疑虑。也只有鲁迅才敢说:“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一种哪儿也不向往,没有第二的空间也没有第二的时间,就是牢牢地粘在现实的土地上,与种种鬼魅死缠烂打,并由此,升华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灵魂。这样的鲁迅,也就是在这样的国度和土壤里才可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文学长河,因为处于这时代的普遍尴尬里,分支多涣散,但鲁迅所开拓的,恰恰是最本色也是最坎坷的一条航道。他用他的实践告诉人们:文学不能脱离自己的感性经验而侈谈真理,更不能廉价地向读者指点通向真理之路,文学只能依靠作家个人的血肉之躯来沟通天地之大气,这样的话,个人也不再是个人,天地也不再是天地,即便是春鸟秋虫微不足道的生命现象,也同样透彻着天地的与四季的信息。

其实我说这些话与世纪之交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它是一个现实折磨人也困扰人的问题,并且还将遗留给新的世纪。

关于《谈虎谈兔》这个书名无大深意,只是虎年与兔年的文集而已。不过其中有不少是在今年也就是新的龙年所写,所以,算起来里面的文章远不止两年中的作品。在这之前出版的《豕突集》和《牛后文录》都是以短文为主,当初我就有意把较长的论文都留到最后来编。这回的编法是:凡较正规的学术论文收在“谈虎”一栏,凡较随意的杂文收在“谈兔”一栏。仅就文体和笔法来区分,无关评论对象。所以谈林白王安忆归之于虎,鲁迅蔡元培归至于兔,决无对谁看重与对谁轻慢的意思。还需要说明的是,今年以来我老是生病,也不知什么原因,总是小病不断,入夏以来,先是右脚趾骨折,后又是左脚患痛风,弄得左右都不是。编文集的事也就一拖再拖,最后还是刘志荣助我编完的,他从收集作品到影印,花费了不少时间。在此,特表示我的感谢。

2000年10月31日于黑水斋



C H E N S I H E

陈思和 教授

---

我相信，真正的传统应该从我们自己做起，要做出一个开端。只要意识到了，开始做了，即便是以我们的失败来证明一代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的悲剧，也实属亡羊补牢之举。

# 目 录

谈谈虎 谈谈兔（序）

---

## 谈虎集

---

- 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展望
- 12 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
- 32 关于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
- 61 我们的抽屉  
——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
- 81 试论《无名书》
- 108 研究 90 年代文学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118 1996 年小说创作一瞥
- 130 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思考
- 136 多元格局下的小说文体实验
- 150 1997 年小说创作一瞥
- 163 营造精神之塔  
——论王安忆 90 年代初的小说创作
- 181 《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
- 196 林白论
- 207 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  
——读严歌苓的两部长篇小说
- 219 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文本  
——以卫慧和棉棉的创作为例
- 232 凤凰·鳄鱼·吸血鬼  
——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几个同性恋意象
- 256 海底事,说不尽  
——论台湾 90 年代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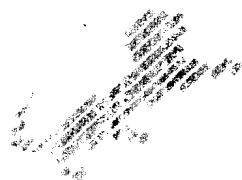
## 谈兔集

---

- 281 遥想蔡元培  
——关于《北大之父蔡元培》的一封信
- 290 三论鲁迅的骂人
- 305 巴金的意义
- 317 附录一：“巴金旧居”辨正及其他
- 319 附录二：关于巴金发现《雷雨》
- 324 走近巴金老人  
——读《世纪巴金》
- 328 国难当年话作家  
——纪念几位死于抗战的中国作家
- 334 难说
- 336 遥忆大学路
- 340 记忆像桃花一样灿烂
- 344 难忘《三家巷》
- 348 无时无刻不在悲风吹拂中  
——杂说《太平杂说》
- 352 《谜一样的一段情》序
- 358 《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序
- 362 《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序
- 367 关于科幻小说  
——答《科幻海洋》编辑问
- 370 关于几部戏和几部电影的乱弹
- 385 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
- 390 文学批评与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的互动

- 395 无名论坛之五:《曾卓论》
- 398 无名论坛之六:关于香港文学
- 401 读两本台湾小说
- 411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
- 427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对话
- 439 关于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几点看法
- 453 关于“火凤凰”,我还要说什么
- 460 东亚细亚的现代性与 20 世纪的中国
- 479 反思与前瞻  
——从中学语文教材改革谈起
- 489 给知识以生命  
——陈思和访谈录
- 507 陈思和编年体文集总目录
- 516 陈思和教授的人格理想和学术道路 何清
- 527 陈思和学术思想的意义 王光东

# 谈虎集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展望

本文的题目是根据东道主的要求所准备,对于我来说,要预测未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多少有一点冒险,因为在这块国土上,任何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我只能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作了两点有限的推测,希望对同行的研究工作有一点参考的意义。

## 一、从三十年到一百年:研究对象的变化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在各个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解释。自 1949 年后占主流的意见是,中国现代文学应该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正好是 30 年的历史,在政治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五四新文学又被称作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它的性质、指导思想都是与历史教科书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定义是相一致的,被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指导思想也被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种解释虽然符合新政权巩固意识形态的需要,但给这门学科的科学研究的带来许多困难。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新文学运动是从 1917 年提倡“白话文

---

· 本文是作者在韩国第 18 届中国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稿。

运动”开始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在1915年,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主要起作用的是西方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启蒙的主要内容是民主与科学,并且即使在1919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现代文化的成分仍然是多元并存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甚至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文化都在中国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果简单地以政治理论来规定文学史性质,并且以此来划分文学史上的主流和支流,将会导致许多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些错误认识造成的研究误区在以后几十年的实践中逐渐暴露出来,不仅有意疏忽、遗漏了许多重要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存在,不公正地评价他们的重要创作,而且就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而言,也越来越因为过于政治化而显得狭隘和贫乏。

针对这种学科萎缩的严重状况,1985年在北京万寿寺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三位北京大学学者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联合发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了“20世纪文学史”的概念。虽然倡导者对“20世纪文学”的定义作了具体解释,力图从文学史的实践运动与东西方文化撞击的过程中来提炼文学史本质,但是,更加实在的意义是“20世纪”本身具有时间概念,用它来概括现代文学,不但包括了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演变,而且也不能不包括作为新文学对立面而存在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和作家的创作,内涵随之变得开阔而丰富,而且,“20世纪”在时间上打破了30年的界限,把文学史的下限延伸到本世纪末,用当代不断涌现的新的文学现象来重新检验文学史的结论。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1988年由《上海文论》杂志发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要求开拓性地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虽然“重写文学史”这个提法在1989年以后一度引起争论,但随着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90年代文化市场上泛滥性地出版过去被传统文学史否定的作家们(如梁实秋、张爱玲、林语堂等)的著作,并且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也就是说,不管官方是否赞成,民间已经开始“重写”了文学史。从倡导“20世纪文学”“重写文学史”